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熱愛

乔振藩著



1951

PDG

目 次

跨馬開荒.....	(1)
我的两个朋友.....	(10)
老檢查員.....	(22)
夢夜.....	(35)
熱愛.....	(47)
老茅頭.....	(59)
夜月天晴.....	(72)

钟，礼拜天也不休息，以后再补；你们看，怎么样？”一个工友问：“那不是违犯劳动纪律吗？”赵组长狠狠的盯了说话的工友一眼说：“这是特殊情况，我们自愿嘛……别忘了支援鞍钢。”

另一个工友说：“组长说的对呀，这是给鞍钢干的，我这个礼拜自愿来干。”

“我不同意！”这个声音很响，赵组长几乎吃了一惊，一看原来是青工王义。他很严肃的说：“我的意见：大家开动脑筋找窍门，不要在加班加点上打圈圈。”

“月底快来到了，找窍门不跟趟！我的意见还是……”没等赵组长说完，工友又纷纷发表意见。

“不对！怎么不跟趟？我们钳工组也得找找窍门呀！”

“我同意王义的意见。”

争论了半天，也没得出个结果，赵组长最后苦丧着脸说：“根据这两个意见，大家再考虑一下，明天再说！反正我的意见除了加班加点再没第二招！”

二

王义，别看岁数不大，手艺学的可不错。这小子有个特点，就是好钻研，遇事爱打破沙锅问到底。常常好在破铁堆里找出个什么机器零件，拆了按上，按上再拆下来琢磨，直到弄明白才拉倒。

平日一干绞丝槓这活，他就琢磨：什么都能机械化。

就咱这玩意儿还是“手工业”；两三个人，几只手摇来摇去，比老牛还笨！不好想法改改？因此，这次下来了螺絲帽任务，他就打算趁这机会想想窍门；而不同意赵组长那种加强劳动强度的办法。

这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到了鞍鋼，参观了那雄偉壯麗的工厂。忽然一羣工友跑来指着他鼻子說：“就是他！他們沒有完成螺絲帽任务，咱們元宝車到現在還沒运来！”他心里正难过，就見迎面一根鉄棍倒下来，压在自己的身上……他一宿醒来，睜眼一看，原来是他昨晚拿来作研究用的那根木具棒滾到被窩里，把身上压了一块紅印。

这时天已亮了，窗口射来金黃色的阳光，王义吃罢早飯直奔工厂而来。

沒等进換衣室，修理組的徒工桂容忙来喊道：“小王，快来帮个忙，你看‘风钻’头怎么不往鉄板里进？”

小王走过来一看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把钻头按反了，怎么能往里进呢？”說罢重按了钻头，“吱吱”的在鉄板上钻了几个眼：“看好了吧！傻丫头。”

桂容紅着臉說：“我們是初学咋练呀，誰知道钻头还能反轉呢？”

突然間，小王心里一亮，暗暗說道：“昨天晚上我用木棒也試过‘风钻’这一招，可是沒想到钻头能反轉呀！既然能反轉，割絲不是也行嗎？真是‘踏破鉄鞋无覓处，得来全

不費工夫’。”(其实他下了多少工夫啊!)想到这里心里一乐,手照着鉄板猛一拍說:“这回可有門了!”說着一掄身就往工作室跑去。

桂容莫明其妙的瞅着小王的后影說:“这家伙,瘋啦!”

工作鈴沒响,王义找到了赵組长,急呼呼的把“风钻”套絲的竅門說了一遍。

赵組长心想找孟主任去商量加班加点的事,听了王义說了,心里就一楞:亘古之世还没听說风钻能套絲这样的怪事哩!真是年青人就愿想斜的!本想說句“不行”,可人家說的还怪有理,逼的他不得不想想实在的道眼。于是思慮了一气,搖頭道:“能有把握么?”

小王忙道:“試試看嘛,誰还能打保票!”

赵組长問:“那得几时能做好試驗?”小王考慮了一下說道:“快說一天,慢說两天。”

赵組长低下头慢慢的盘算着:第一,风钻速度太快,割絲太危險。第二,往日还可以答应,在这个紧要关头,試驗不成,耽誤鞍鋼的“元宝車”誰負責?……想到这兒忙說道:“这不行呀!有試驗的工夫,用手也絞出它几百个了。”

小王听了赵組长的話,心里不由得直冒火:“那么鞍鋼的任务完不成怎么办?”

赵組长說:“怎么完不成?这个礼拜天,我們全員出

勤，它敢完不成！”說罢轉身就走。

小王几乎是喊道：“我不同意！”

这一下子勾起了赵組长的火来了，心想：“怪不得从昨天你就吆呼不同意加班呢，原来竟想些花花道！要是风钻能好使，这几十年，誰还用手絞！”想到这里，立住脚，对王义冷笑道：“这是为了鞍鋼呀！不是为你，也不是为我！年輕輕的得来实在的，不想出力，那叫什么工人！”說着走开了。

“不想出力？”小王滿心高兴，被赵組长这一盆冷水澆了一头。他渾身象冒火，脖子青筋跳起老高：“这窍门要成功了，少說我也能多出一百份力气！不想出力的是你！老保守！”

三

赵組长到了車間办公室，对孟主任把加班的事說了一遍，本心思主任一定会一口答应，誰想主任摆了摆手說：“不行！”并說：“加强劳动强度不是为工作着想的办法！”

赵組长覺着有点冤，心想：“你叫我們这么几天完成任务，又不让加班，这不逼着尼姑要孩子么？”就无可奈何的說：“那你說怎么办？”

孟主任說：“提倡革新精神，想办法找窍门！”

赵組长說：“哪有那么些革新精神？……”

正說着，門開了，王義怒沖沖的跑進來。趙組長的那半截話很自然的斷了。王義看見趙組長，遲疑了一下，然後走到孟主任跟前說道：“主任，我找你談個事！”

孟主任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似的，對趙組長說：“你等我一會。”就領王義走進里屋去了。

這一來，趙組長真成了熱鍋上的螞蟥，在外邊坐立不安，一會兒理理胡子，一會兒擦擦眼鏡，又不能走進去听听他們都說些啥，也不敢走出辦公室。

約莫十分鐘的工夫，孟主任和小王才出來。小王臉上滿面紅光，連看也沒看趙組長，一個高跳到門口，就出去了。不用問，趙組長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
孟主任說：“你不是要問怎麼辦？就這麼辦：答應和支持王義的工具改進！”

老趙正了正眼鏡，吸口氣說：“好吧，我早知道你一定會同意。不過，我話可說頭里，要是出了什麼毛病，我可不負責！”

果然不出老趙所料。

王義的竅門在孟主任的支持下，又得到技師的幫助，不到一天就弄好了。可是第二天一試驗，出了毛病，絲錐剛一轉，“兵”的一聲就斷了。

孟主任聽到這個消息就趕忙往現場跑。只見小王在那里滿頭大汗，沒有辦法。孟主任看後，斷定是那鉗架沒焊死的毛病；發活，速度一快自然要壞。就告訴他說：“用

鉄絲繩哪行？得用电火焊。”說着給他开了个条子，叫他去
找电火組。然后又拿起风钻前看后看，仔細指点了一番，
这才回到办公室。推开门一看，赵組长正坐在板凳上生
气呢。

赵組长一听到风钻套絲沒成功的消息，馬上就来找
孟主任了。正等得不耐煩，見孟主任回来，馬上站起来，
鼻子不是鼻子，臉不是臉的嚷道：“我說不可靠嘛！你偏答
应試驗。怎样？浪費人工材料倒不少，鞍鋼的任务完不成
可咋办？”

孟主任微笑道：“你說呢？”

老赵以为主任服軟了，略带笑容的說：“依我說，沒別
的招，現在答应加班还来得及，我保証！”

孟主任說：“可惜你晚了，早有人保証了！”

老赵惊問：“誰？”

孟主任說：“王义！”

老赵剛才臉上那点笑馬上沒了：“怎么你还指望他！
他失敗啦！”

孟主任說：“誰說他失敗啦？”

老赵說：“我亲眼看見的！”

孟主任笑了，指着外边說：“你再去看看！”

老赵停了一下，剛想站起来，只見門外跑来一个姑
娘，她脚跟还没有站穩就喘噓噓的說道：“成功了！孟主任
快去看呀！成功了！”

老赵問：“什么事？小桂容！”

桂容說：“王义的窍门成功了！干的一嘟嘟的可快啦！”

老赵听了，头嗡的脹了一下，一声不吱，走出門去。

四

工作室里圍着一圈人。风钻吱吱的叫着。众人拍手叫好。老赵見这光景，迟疑的站住了脚，心里直扑通，不知道去看好还是不看好。心里象大风暴的海洋，动蕩的厉害。心想：“这下子可有啥臉見人！”正在这时，背后有人柔声的叫道：“別站在这儿不动呵，老赵，往前走呵！”回头看时，原来是孟主任，那滿面春风的臉上，沒有一点怒容。这使老赵更难过。不由得对主任說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怪不得人家說我老保守！”

主任看看他那痛心的样子，拍着他肩膀說：“現在不是檢討的时候，往前走！看看首創者的威力吧！”

說着两人钻进了人羣。

一小时后，一計算，风钻套絲比“手工业”提高了一百二十倍。

月底这天，鞍鋼的元宝車按期出厂了。大伙站在厂房門口，眉开眼笑的欢送。

孟主任指着元宝車說：“这儿台車今天就要和鞍鋼工

人見面了！如果他們知道咱們全廠工人這樣熱情支援，該多麼高興呀！”

王義說：“多虧你呀，孟主任。”

旁邊一個插上來笑說：“哪多虧孟主任？多虧小桂容把鉗頭按反啦。你們說是不是？”說着眾人哈哈大笑起來。

孟主任也笑了說：“話雖這麼說，可要不是王義肯動腦筋，一點門子都沒有！”

打這以後，趙組長仍舊還是“保證幹部”，不過他“保證”了以後，不再提倡拚命了！而說：“咱們要學習王義，提倡工人階級的首創精神……”

我的两个朋友

早晨还没有起床，就听到有人叫我；睁眼一看，是我的好朋友——王利。

“今天是星期日，他为啥起来这么早？”我一边忙着穿衣服一边想。

王利看出我的样子，很亲切的靠到我的床边坐下，脸上带着微笑说道：“小李，我向你辞行来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觉得太突然了。

“昨天晚上，厂里决定调我到太原去。”

“到太原？做什么？”我不由的楞住了。

“支援新厂去。”他很严肃的说。

“真的吗，调走？”我还有点不大相信，但是我忽然想起，在一月以前，不是已经调了好多工人到鞍钢和黑龙江等地去了吗？忙问道：“王利，这回咱厂去多少人？”

“全厂去五十人，咱车间就我和王师傅，听说还要调一些材料管理员。”他停了停又很兴奋地说：“你知道吗，小李，我从很早就想过，能象‘远离莫斯科的地方’里边那些青年一样，为祖国的幸福，不怕任何困难的去和自然做

斗争，那是多么伟大的事啊！所以我想：有一天我们祖国开始了工业建设，我一定投身到祖国需要我的地方，在那里建筑起工厂、学校、电影院、文化宫，让我们的祖国到处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工厂。你说那该多幸福啊！”他微笑着，大概在脑中描绘着祖国美好的未来。今天他要到太原去了，我看得出来，他是为理想的实现而高兴。他这一番话给我增加了不少的劲，但我却为这个朋友将要离去，心情不大好受。

我们俩默默的坐着，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，屋里静悄悄的。还是王利心里有事坐不住，他说：“小李，你看月梅会不会同意我去太原？”

不叫他这一提我真忘记这码事了。

月梅是他的未婚妻，也是我的朋友，上星期我听到他俩一个“秘密”消息：要在“五一”劳动节结婚，这回王利要到太原去了，可真是个问题哩！

对月梅我是很了解的，她性情温和，工作认真，在工厂材料科里担任材料检查员，和王利最要好。

记得还是在技术学校的时候，王利和月梅就有了感情。他俩在一个班学习，又分配在一个车床上实习，两个人经常凑到一块研究理论和技术。因为我和王利从小就是同学，而且我们两人的性情又合得来，所以王利有啥事也不瞒着我，有一回他悄悄的对我说：“月梅叫我在星期日去她家玩。”我问他去不去，他说：“一个男的到人家女

的家去，咋說話呢！”也許那就是他第一次接到女性的約會。我對他說：“叫我有這麼個好事，一定去試試。看你男子漢還害起羞來了。”

星期日這天，他硬拖着我和他一同去了。從這以後我更熟悉了月梅的家。月梅有個哥哥當志願軍到朝鮮去了，那時她媽為她哥哥离家好一頓哭。月梅媽是一個最疼愛兒女的老太太，有五十多歲，就月梅這麼一個閨女，從小象眼珠似的愛護，在舊社會里自己吃不上飯，也不叫閨女挨餓。解放後月梅進了工廠，老太太仍把她當小孩似的看待。月梅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她媽總是愿听閨女的話。月梅呢，待她媽也非常好。有一回老太太煮了兩個雞蛋，偷偷的放在月梅的飯盒子里。月梅晌午吃飯看到這兩個雞蛋，就知道是她家小雞昨天才開始下的，她哪能都吃了呢，就留了一個捎回來給她媽；可是老太太沒吃，等第二天又偷偷給她放到飯盒子里去，閨女卻又給她媽捎了回來。一來二去把個雞蛋竟弄臭了，母女倆互相埋怨着笑起來。

我們第一次到月梅家去，老太太樂的手腳不閑，忙着給我們包餃子。我們不吃，她說：“這些年輕人還會裝客啦，要在舊社會呀，想叫我包餃子，我還沒有面呢！可現在什麼都變啦，日子也過好啦，你們還客气什麼呢！”說着硬把我和王利拉到桌子旁坐下。

臨走的時候，月梅媽和我們說：“月梅她哥哥到朝鮮

去啦，你們就象我的孩子一样，以后不嫌乎我这个絮叨勁，就常来吧。”

从那以后我們就管她叫大媽，每逢星期日就去看看这位大媽。

王利和月梅的关系也越亲越密切了。

有一次月梅正在現厂实习，一根大鋼軸在車床子上沒卡紧，馬达一轉，大軸就搖蕩了，眼看就要蹦出来，月梅吓呆了。王利正在磨刀，一看这情景，急忙跑过去，頂住了大軸，这才使床子和人脫了險。事后，月梅常当我說：“王利这小伙子真是眼精手快，要不是他，不死也得受重伤啊！”

又有一次，听說王利病了，我下班就往宿舍跑。因为走的过急，一步闖进門里，正碰見月梅拿着她的手絹給王利擦头上的汗，見到我有点磨不开了，臉即時漲紅。我看透他倆的心意，毕业后，想給他倆做一个介紹人。其实不用我介紹，他倆不知啥时候早暗暗地把婚訂了，只叫我向月梅媽透个話，当然月梅媽早把王利看在眼里了。我一提，大媽乐的都閉不上嘴，忙說道：“人家自由找的对象，咱老婆子还有啥說的呢！”

我們三个毕业后，虽然不在一个車間工作，可是每天总能見到面，月梅有时来找我和王利看电影，有时他倆也背着我談私情。总之他倆感情越来越深，从沒紅过臉。

不过有一次例外。

有一天，月梅來找我，我看到她那蘋果般的臉上透着一絲怒容，心想，難道她受了什麼委屈？過了一會兒她很不高興的對我說道：“你知道嗎，王利今天幹的事？”

“什麼事呀？”我有点鬧不明白。

她很直爽的說道：“你說他這人怎麼這麼馬虎呀！今天的活就有百分之二十成了廢品。光為了奪紅旗，就不管質量了！”

我看她那嚴肅的臉，知道今天王利的材料是她檢查過了，我不知怎樣回答才好，只說了個“真的嗎？”

她看我有点不大相信，便堅決的說：“是我親自檢查出來的，我已經報告車間主任了，要求給王利一個嚴厲的批評。”

我想如果是我碰到今天這回事，看在朋友的面子上也許要原諒他一次咧。想到這里我對月梅更加敬佩了。我情不自禁地稱贊她一句說：“月梅，你作的很對！”我看她还默默的站着，有点難受的樣子，就安慰她說：“王利是有覺悟的人，我相信他一定能用最大的努力，補上這次的損失。走，咱們去看看他！”

我和月梅剛走不遠，就看到王利從团委辦公室出來，眼圈紅紅的，顯然是受到團的批評了。

他看到我們，低下了頭，我走近前問道：“王利，怎麼啦？”

他偷偷看了月梅一眼，對我說道：“都是我的錯。”

月梅看他臥錯了，便對我們說道：“走吧，到我家坐坐去。”

我們三個人往月梅家走着，一路上他倆誰也不說話，我瞅瞅這個，望望那個，也想不出說些什麼好。一進門，大媽就笑着說：“你們這些年輕人哪，就是閑不着！下班也不知早點來家，一天忙到晚，就不知道累！”

“給國家多生產還知道累嗎？大媽，你說國家早一天工業化了，那該多好呀！”我笑着說。

“多生產的好處，你當我老婆子不懂呀！我是說你們要好好保重身體，沒有個好身體，什麼也別‘化’啦。”

大媽這一說引得我們都笑了。

這些都是一年前的事了，今天想起來，就象昨天才發生的一樣。想到這裡，我看了看王利，他坐在我的身旁。明天他就要離開我們，到新的光榮崗位上去了。可是月梅怎樣呢？究竟月梅知不知道王利要到太原去？知道了又會不會鬧情緒？我和王利誰也猜不透，王利為這事一直在沉思着。

“你怕她不同意嗎？”我打斷了王利的沉思。

“那倒不一定，我想月梅也是很明白的人，為了祖國的長遠利益，把個人的私事暫時往後放一放，我看她是能想通的。”王利說。

“如果她舍不得你呢？”我故意這樣問。

“那就讓她天天跟在我的屁股后頭吧！”王利知道我